

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

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

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

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
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
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
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
經者徃徃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
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
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
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
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
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
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
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
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
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
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旣未寫

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

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
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
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
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
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
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
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
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

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
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
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
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
曾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
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
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

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

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遠得

以下論解經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

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帶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

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

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

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

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
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
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
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
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
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
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
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
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
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待讀別處
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
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
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
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
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
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

去看史冊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
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
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
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
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
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
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
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
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
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

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
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
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踪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
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
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
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
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
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

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

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在讀了他古人書也
○宦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

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

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

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二十九

不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距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

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
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
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
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
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
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
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
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
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

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

闕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

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

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
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
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
載當時欲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
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
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
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
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子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

一作此類甚多

東坡此文亦不

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
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
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
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温
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
不侔猶砥砭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
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
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

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

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

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

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直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

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
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
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
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
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
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
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旣才是不好底又
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
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

聰察疆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
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
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
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疆毅爲才
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疆
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
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
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
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
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

通鑑又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饗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

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苜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

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

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揚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温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隱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

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
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
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
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
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
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
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
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
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
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温公通鑑以魏
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
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
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
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
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
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
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
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
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
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某嘗
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
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
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
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
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
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

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統之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敎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

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
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
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
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
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
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
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决窮則通縱
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旣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
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
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
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

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

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
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
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
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
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
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
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
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

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
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
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
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
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欵識諸國各
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
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
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
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
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

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
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
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
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
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
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
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
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
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
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
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
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
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扃涓
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
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
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
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
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
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
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煥是固不可以罪掩
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
年屢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
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
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
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
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
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
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
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
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
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旣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决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

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歎習禮記决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

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

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

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

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

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

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

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
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
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
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
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
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
治方可○問許叔重大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
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
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
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
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
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
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
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
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
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
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溫公諸人楔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
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
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
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
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
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
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
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
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
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
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
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
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
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
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又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

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則尤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

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
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鷄聯句云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
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
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險
恠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
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

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
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
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
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
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
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
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

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
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
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
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
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
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
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習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
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
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
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
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
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
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
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
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
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
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
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
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
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
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

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
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
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
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
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
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

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
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
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
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
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
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
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
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
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
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
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
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
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
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凜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黎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吊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徃徃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
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
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
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
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
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
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
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
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

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
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
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尚而極詆涪
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
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
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
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一作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摠發膏

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

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

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爲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
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
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
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
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
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
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
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
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袞雜○楚些沈存中以
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
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

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

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竒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
却自是不好○古賦湏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
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
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
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
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
識締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
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
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
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
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
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
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

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
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
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
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
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
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
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
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决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

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會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

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踈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

理會文章時節前回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

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擧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

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竒處極險竒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

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

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

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崇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

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

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

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旣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

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山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

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充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且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間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

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
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
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
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
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
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
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
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
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
是以君子酒或羞之及至宋王相如王褒揚雄之
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
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
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譎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

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晚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

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令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

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

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
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
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
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
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
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
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
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

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
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
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
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
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
布置甚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
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忽得兩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闌葺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

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
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
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
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
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
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
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
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
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
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
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
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
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
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
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
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
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
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

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
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
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
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
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
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
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
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
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二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

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
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
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
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
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
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
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
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
便是今人文字都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
無他抑揚頓挫

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

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

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
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
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
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己一副當排在這裏
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
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飾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
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
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
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
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

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
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
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
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
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
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
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
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
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
特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接朴實頭

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眾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起一人學起有而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

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
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
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
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
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
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
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
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
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
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
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
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
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
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
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
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大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竒而穩方好不竒而穩只是闌鞞○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而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

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竒也觀戰勝又竒也觀騎戰勝又大竒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
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
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
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
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
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
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
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
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

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
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
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
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
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
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旣不得正理又
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
先斷腰脊屢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乘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城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羨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湏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

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
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
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
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
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

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
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
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
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
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
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
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
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
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
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
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
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
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
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

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

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

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

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
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
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
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
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
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
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
今門櫪謂之牝鑿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

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
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
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
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
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
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
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
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

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
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
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
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
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
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
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

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
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
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
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
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
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

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

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無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

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

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
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
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
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
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
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
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
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
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
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
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
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
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

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

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

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

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
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
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
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
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
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
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
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

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
者爲雨乎兩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
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
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
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

義出口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
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
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
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
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
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
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
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
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

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
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
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
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
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
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
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
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
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

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

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旣其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
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
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
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
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
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
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
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
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
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
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
者如何爾○揚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揚朱曾就
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揚朱孟子闢揚朱便
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竒列子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是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頽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

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此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

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
漂搖隄杭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
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
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
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
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
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
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
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

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
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
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
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
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
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
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
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

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

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
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
大學文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
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
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
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
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
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

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
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
伍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
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
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
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
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
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
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
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

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
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柰何以詭道行之以
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
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
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
正合以竒勝非善也正變爲竒竒變爲正非善之
善也即竒爲正即正爲竒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
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

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
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
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
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
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
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
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
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
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
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

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

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早早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立化書序中所論也揚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

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

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

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

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

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

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

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

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

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

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

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

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

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光上采色之上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占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

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跼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天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

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

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

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二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徃徃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
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
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
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
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
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
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
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
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
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
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
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
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
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
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
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
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旣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

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

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

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

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

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
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
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
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
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
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
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
及者

韓子

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
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
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
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
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
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
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
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
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予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

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
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
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
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
說多是間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
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
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
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
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
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
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
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
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

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子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龕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

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

原頭來處了文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龕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祇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特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批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已下總論荀揚王韓

○荀卿

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正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旣說性善荀子旣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
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
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
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
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
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
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蓀隱
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
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

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
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
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
者徃徃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
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
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
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
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
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
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
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
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
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襯簾所以於用處不

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
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
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
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
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
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其嘗
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
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
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